

民俗中国

透过长焦，我看到夕照下的那些匆匆身影如幻如梦，美丽惊心。当我把这些感受告诉我在丹寨的朋友们时，他们说：『你要是往乡下走，那才真的迷人。』于是，我从龙泉镇开始，走过了雅皮、排调、

丹寨风土记

兴仁、南皋、长贵、杨武等丹寨七个乡镇。我敢说，我的这段经历和我见到的这个世界，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

可宝贵的财富之一。

潘年英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乡俗中国

丹寨风土记

潘年英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{ 自序

潘年英

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,我就一直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边缘村寨行走。我最初的目的是去收集一些民族学方面的资料和素材,以便做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,后来我厌倦了所谓的学术,于是就干脆变成了无目的的漫游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二十多年来我真的走了不少的地方。我去过的许多村寨连当地人都没有去过,当他们听说我去了那样的地方之后,首先表示出极度的惊讶,然后问,你去那地方干什么?或问,你为什么去那些地方?面对这样的提问,我往往无从回答,或者就干脆答非所问,王顾左右而言他。我真的不是故作深沉和神秘,而实在是很难说出我的真实动机和目的。我有一个很致命的毛病,就是太缺乏远大理想。这一点,我的好友诗人曾庆仁先生看得很清楚,他多次友善地提醒我,说人聪敏聪慧,有很好的创作天资,但对待生活的态度似乎太过随意了,或者说太贪玩了,也因此可能玩物丧志,半途而废。我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其实根本就不想成什么钢,我甚至连铁也不是,我就是朽木一块,不仅已经不可雕,而且一无用处。

我在几年前接受一位学生采访时就曾说过,我是一个以失败为荣的人,我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丹寨风土记/潘年英著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10
(乡俗中国)

ISBN 978-7-80740-432-3

I. 丹… II. 潘… III. 风俗习惯-考察报告-丹寨县
IV. K892.473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8320 号

出 版 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赵光敏

封面设计

许 菲

书 名

丹寨风土记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邮政编码

200020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889×1194 1/24

印张

7.5

版次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432-3/K·218

定价

58.00 元

{ 自序

潘年英

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,我就一直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边缘村寨行走。我最初的目的是去收集一些民族学方面的资料和素材,以便做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,后来我厌倦了所谓的学术,于是就干脆变成了无目的的漫游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二十多年来我真的走了不少的地方。我去过的许多村寨连当地人都没有去过,当他们听说我去了那样的地方之后,首先表示出极度的惊讶,然后问,你去那地方干什么?或问,你为什么去那些地方?面对这样的提问,我往往无从回答,或者就干脆答非所问,王顾左右而言他。我真的不是故作深沉和神秘,而实在是很难说出我的真实动机和目的。我有一个很致命的毛病,就是太缺乏远大理想。这一点,我的好友诗人曾庆仁先生看得很清楚,他多次友善地提醒我,说我人聪敏智慧,有很好的创作天资,但对待生活的态度似乎太过随意了,或者说太贪玩了,也因此可能玩物丧志,半途而废。我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其实根本就不想成什么钢,我甚至连铁也不是,我就是朽木一块,不仅已经不可雕,而且一无用处。

我在几年前接受一位学生采访时就曾说过,我是一个以失败为荣的人,我走





看与成功相反的方向。我说我厌倦学术,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方面,或者说,这只是我暂时寻找到的借以表达我厌恶世俗和人生的一个借口而已,其实我厌倦的东西多看呢——我不仅厌倦学术,而且厌倦人,厌倦世界,厌倦所有的所有,自然,也厌倦所谓的成功——照直说吧,我从骨子里看不起那些所谓成功的人。他们可以在别的俗人面前春风得意,趾高气扬,但在我的面前毫无意义,完全失灵。我看不上所有的官阶、爵禄、名望、地位、财富之类。在我心中,只有真实的个体生命是值得尊重的……因此,生活于现实,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——到乡野去,到大自然中去,去走,去看,去听,去触摸生活,去亲近土地,去体味人生,去找寻可能结交的朋友和纯粹的人。

在这之中,我走得最多的还是黔东南的家乡土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近三十年的时光里,我差不多走遍了黔东南的山山水水。我之所以喜爱这片土地,一来是其本身具有的魅力,二来也是因为就近方便之故。所谓方便,就是因为那里有朋友。我这个人很矛盾,既爱孤独,又好朋友。这一次来到丹寨也一样,是因为丹寨朋友的邀请,我才到这里来的。当然,前提是我对这地方的历史和文化本来也有浓厚兴趣,否则我也不可能来。而我之所以对丹寨感兴趣,则是由于我此前早已耳闻目睹这地方丰富多彩、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。可以说,这里的许多东西都是我心仪和向往已久的。还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,我就因为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业务接触到了丹寨的一些老前辈,如潘定智、潘光华、陈若尘、王承

魅力却令人格外难忘。好几回，我是直接拿了相机到丹寨的大街上去捕捉镜头的。透过长焦，我看到夕照下的那些匆匆身影如梦如梦，美丽铭心。当我把这些感受告诉我在丹寨的朋友们时，他们说：“那这个不算什么，你要是往乡下走，那才真的迷人。”于是，这之后，我顺着朋友们的指引，继续往乡下走。我从县城所在地的龙泉镇开始，走过了雅灰、排调、兴仁、南皋、长贵、扬武等丹寨七个乡镇。我敢说，我的这段经历和我见识到的这个世界，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。





《丹寨风土记》

潘年英 著

顾 问

古 鹏 骆玉明 龙先金 吴成华

策 划

高俊华 龙永毅 潘年英

校 稿

龙治刚 张 路 陈光明

特别鸣谢

中共丹寨县委 丹寨县人民政府



看与成功相反的方向。我说我厌倦学术,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方面,或者说,这只是我暂时寻找到的借以表达我厌恶世俗和人生的一个借口而已,其实我厌倦的东西多着呢——我不仅厌倦学术,而且厌倦人,厌倦世界,厌倦所有的所有,自然,也厌倦所谓的成功——照直说吧,我从骨子里看不起那些所谓成功的人。他们可以在别的俗人面前春风得意,趾高气扬,但在我的面前毫无意义,完全失灵。我看不上所有的官阶、爵禄、名望、地位、财富之类。在我心中,只有真实的个体生命是值得尊重的……因此,生活于现实,我就只有一条路可走——到乡野去,到大自然中去,去走,去看,去听,去触摸生活,去亲近土地,去体味人生,去找寻可能结交的朋友和纯粹的人。

在这之中,我走得最多的还是黔东南的家乡土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近三十年的时光里,我差不多走遍了黔东南的山山水水。我之所以喜爱这片土地,一来是其本身具有的魅力,二来也是因为就近方便之故。所谓方便,就是因为那里有朋友。我这个人很矛盾,既爱孤独,又好朋友。这一次来到丹寨也一样,是因为丹寨朋友的邀请,我才到这里来的。当然,前提是我对这地方的历史和文化本来也有浓厚兴趣,否则我也不可能来。而我之所以对丹寨感兴趣,则是由于我此前早已耳闻目睹这地方丰富多彩、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。可以说,这里的许多东西都是我心仪和向往已久的。还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,我就因为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业务接触到了丹寨的一些老前辈,如潘定智、潘光华、陈若尘、王承

目录 {

[自序] 一

[壹] 龙泉 一

[贰] 雅交 二三

[叁] 排调 四三

[肆] 南皋 一一五

[伍] 扬武 一三一

[陆] 长贵 一四七 }



龙泉

搬石作凳子，摘叶作衣裙，兄妹开了亲，建成新家庭。葫芦两兄妹，

宝奁和告别，开亲在黑水，结伴在浑河。开亲有一年，结婚得一秋，肚子就鼓起，

腰身就变粗。到了出生日，生崽圆鲁鲁。圆像个南瓜，圆像个北瓜，嘴巴没嘴巴，

耳朵没耳朵，鼻子没鼻子，眼睛没眼睛。

——苗族古歌《兄妹结婚》



排牙

丹寨县城附近的排牙苗寨,是个有名的艺术家村,说是那个寨子的人个个都会吹芦笙,而且吹得格外的好,因此许多人成了著名的芦笙演奏家。我听说这件事情后,就有心到这寨上去看看。恰好我到达丹寨的第二天,这寨上就要过一个节日,叫“六月六”,县文化局的李天云老局长就建议我到这寨子去走走,看看。我当然同意,正求之不得呢。

我和李老乘坐文化局委派的一部长安小面的很快赶到排牙村。刚下车,就看到村民已经在村委会门前的芦笙场上杀牛。牛已经被他们杀死了,我看到的景象是他们正准备用火烧去牛毛。我走过去跟村民打招呼,同时为他们拍照。村民说:“你来晏了,你来早一脚的话,就可以看到我们杀牛。”我说我不喜欢看杀牛,太残忍了,不忍心看。村民说:“哦,你那么好心,你也不吃牛肉吧。”说完他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也跟着笑起来。

“六月六”是怎么来的?为什么要过“六月六”?各

> 刚下车,就看到村民已经在村委会门前的芦笙场上杀牛。





➤ 街上随处可见劳作中的苗族妇女的身影。

地有不同的说法,而且也有不同的过法。对于这一节日的来源,就是丹寨本地各个苗寨之间也有不同的解释。但综合众多说法,我发现其实质都是为了“吃新”或预祝丰收,也即是在稻子成长或扬花结穗之际庆祝和恭贺的意思,所以,许多地方就直接叫“吃新节”。因此也可以说,“六月六”或者“吃新节”,其实就是一个预祝丰收的节日。以农为本的土著民族自然特别看重农业的丰歉,所以节日也过得格外隆重。杀猪宰牛在所难免。而这天的排牙村似乎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个节日,据说他们不仅特邀了许多单

➤ 镰秧归来的苗族妇女。



位的领导前来跟他们一起过节,而且还把在外工作的本村艺术家都叫回来了。他们说,今年的“六月六”要大搞。我到达村口时,就看到村长和镇领导在安排人去丹寨县城贴广告,说这里有盛况空前的文艺晚会,欢迎大家前来观看,云云。

当然后来我从跟李老的交谈中得知,村里之所以那么重视这个节日,其实跟镇里的参与有关。镇领导的意思是想借助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的形式和氛围,好好宣传一下地方的文化特点,希望从而引来各种商机,最终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

趁老百姓还在杀牛宰羊,我和李老到村寨周围走了一圈。排牙寨子不大,我们不一会儿就走出了村外。这时我们看到村寨周围的那些稻田里的稻秧青翠碧绿,风吹起,稻浪滔天,看上去十分美丽。但其实稻秧还远远没到扬花时节,甚至还处在薅秧阶段。一个身着八寨苗族传统服饰的妇女也正在田里薅秧除草。我走过去给她拍照,她一点也不介意,随我拍。李老打苗话跟她聊了起来。随后,李老告诉我,说今年稻子遭虫老火,收成可能大成问题。我

四

> 在田间薅秧除虫的苗族妇女。





由此想到,庆祝丰收其实只不过是农业民族的一个良好愿望罢了,而能否真正丰收则仍然需要依赖科学和老天的帮助。

走进寨子,李老带我去拜访排牙村的一位芦笙制作工匠,说此人名叫杨国堂,是目前丹寨县最出名的芦笙制作大师。听李老这么一说,我遂想起几年前我曾来拜访过他。当时也是有人推荐说,此人在芦笙制作方面名声了得,很值得一访,于是我和几个朋友驱车前来跟他聊了半天。不过,时隔多年,往事依稀,我对杨国堂已经没有了印象。但对他制作的芦笙印象深刻。我问李老他制作的芦笙是不是经常被全国多家艺术院校订购一空?李老说是的,不仅艺术院校

来订,很多专业的民族歌舞团都来订,当然本地民族村寨来订的就更多了,他的预订多得很,活路做不完,是个大忙人,我们还不一定能见到他。果然,当我们走到他家时,他爱人说,他不在家,进城买菜去了。“他去一岗岗就转来。”他爱人补充说。李老就先带我参观杨国堂的芦笙制作坊,然后找凳子在他家门口歇凉等他。等了半天,仍不见杨国堂转来,我们就告别他爱人走了。李老为此一直感到很内疚,并一再表示我们来得太不凑巧,我安慰他说,没关系的,他的芦笙制作过程我见识过了,而且也拍了照片。“是吗?”李老大为惊异:“你以前来过这地方?”“来过。”我说:“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在贵州,在黔东南,我走过的很多地方,虽然当时印象深刻,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许多记忆也日渐模糊,只有当